VII

碑
惟揚郡城南文昌閣碑
神道碑
累贈光禄大夫太子太保戸部尚書武英殿大
學士静庵沈公神道碑
明故資政大夫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翰林院
學士贈太子太保謚文定陸公神道碑
明故兵部左侍郎贈南京工部尚書許公神道
碑

明故通議大夫大理寺卿贈刑部右侍郎葛公
神道碑
行狀
明故吏部尚書贈太子太保謚恭介陳公行狀
明累封通議大夫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
都御史湖西李公行狀
封通議大夫南京大理寺卿中霖沈公行狀
鄒配陳宜人行狀
傳
呂母俞孺人傳

像贊
少司寇邵公像贊
祭文
祭大司馬見海翁公文
祭按察使完愚楊公文
祭管憲副悅齋文
祭沈封君中霖文
祭史邑侯父文
祭羅太夫人文
祭劉母蕭太淑人文

呻先生居業次編卷之四

餘姚孫鑛文融著　門人呂胤筠美箭　校梓

呂天成勤之　編次

碑

惟揚郡城南文昌閣碑

淮海惟揚州扼江上游滙淮泗下流束湖于漕運艘是由越城而南里脩有三如矢的是趨厥氣弗含祝融爲災文教罔培士習用隤狐疑相猜惟廿三年歲在端蒙協洽士議于黌巷語相答乃鳴于邑于郡于臺謀無不諧鳩功度財版鍾子來匪防是曲惟水貴

曲迂指巽維委蛇環轂乃經坤道抱于離腹千步有餘折入餉渠北導嶺源百流皆輸激行無恙維隄之障比于砥柱郡城是向從衆之謀作閣其上十載乃成厥觀用壯飛甍翼翼方庭殖殖望之屹屹卽之秩秩繪屏于楹有燦六星去鑄去彫不貌以形左右雙亭維閣之肱琅玕凌風雨叢青青南爲大池芙蕖播清橫亘小堤因舊河形最後築堰堰上復構亭夾以垣墻截以杉柵對植名花左右成列春瓊炫日秋乔迎月或浮錦浪或傲寒雪爛熳庭際吐芬揚烈右峙浮屠聳秀城隅左祠文相正氣是扶如揖如承不謀而符其北隄灣日飛萬舷直郡之南當閣之前方石鱗次厥耦以堅鯢旋之潛止水爲漣非爲遊觀其勝適然郭首障渠作閣者朱前後相成有造茲區其政拊摩其教恬愉化孚人和膏澤傍需朱衣楚楚青襟維旅頌德無窮傳經比宇勒茲石文置于水滸垂千億年仰止有所

累贈光祿大夫太子太保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靜菴沈公神道碑

天子嘉相君功晉太子太保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又錫相君命以魯祖鄞沈先生既相之三年

父祖父父皆如其官兼及三母云是歲萬曆二十五年也於是靜菴公葬西舉久矣乃始以今銜樹碑按譜鄞沈氏顯于宋太學博士俊禮部郎悅泰州守豐三世皆有宦譽入元無仕者　明興乃有府掾永寧上去泰州五世掾明吏家言府四五公皆任之已復棄去不仕然宗自是強人稱沈氏有人矣生處士文

玭善生殖以貲雄里中而倜儻善歌詩晚隱於酒所
交皆賢士大夫嘗共訂酒約賦詩爲樂益翩翩振馬
是生贈君宗義配一品陳夫人靜巷公贈君子也諱
元瑞字朝祥少孤不及事父母而及事大父母母曰
余皆年七十餘公爲家督操莞鍵勤作業內怡聲柔
色以奉兩老人有叔父智庶叔父信分貲默讓其善
實行篤修鄉人重之嘗羸粮於屠氏之門則跪拾取
之太宰襄惠公嘲之曰粮破矣何僕僕爲對曰爲行
者慮耳太宰曰然則急投之河中曰將無觸舟乎卒
携去屏處棄之或貸金不償乃期公飲曰有金矣願
以券來比券往則投之火公曰甚善昔馮長者之收
薛債也固然爲里魁主里中賦值歲歉官責之急惻
然曰夫既忍飢而復飽朴乎悉代輸之已而詔下蠲
未輸者公失數百金無何以踐更給徑河南復失產
半然終無怨益自力也邑智叟汪晦之者汪宗伯父
也與公居止近每昧爽過公門則必已闢室宇掃地
布席歎曰是家不以無事廢早起欲不興得乎見貧
無行者輒曰曷觀沈長公敦讓而斤斤曷不師彼公
自先世來代爲宗子族黨皆尊行或恃尊而多責公
恂恂焉畏謹見侮不辱其取長婦洪也諸宗不得爲

祭酒者操梃入詬遂徧擊筵上器碎之坐客皆走公遜謝弗與校既數日復來則急趨入避之詬者復即之奔急觸祀案什馬供器皆敗里中聞者紛來觀填塞庭戶仲男勸公訟公揚言曰此我所自觸毀也諸父奚忒焉使我奔也能避案案不什矣顧語仲曰童子何慮吾購新者補舊者治牲醴以告于先靈謝不慎孽可逭也嘗見諸生說大學問曰何者爲要衆雜舉舊義公曰無訟要矣人心平夫奚惡於志姑適歸氏而寡無子養之終身死祔于廟或以禮規之公曰是在禮矣生於我乎館死于我乎殯必戴氏祀我姑其忍餒乎按禮雜記姑姊妹其夫死而夫族無人乃至使前後東西家主喪又則里尹妻之黨雖親弗主談禮者蓋執此然記祇稱夫死其不使妻黨主夫祀以遠嫌也鄭氏指爲姑姊妹死誤矣祔姑禮不載然記不云乎亡於禮者之禮也以代匱可也公享年七十有一初娶朱氏溫惠淑身有偕隱之德生男二長仁佶爲相君父後贈宜與公同次仁佾爲山東參政一中父封工部屯田主事女二一嫁汪章一嫁萬載丞孫佑繼袁氏生男一仁倫女一嫁楊桂今裔孫甚衆有　十　人公於萬曆十五年贈通議大夫太子

賓客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朱贈淑人二十四年加贈資政大夫太子少保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朱贈夫人三贈今官朱一品夫人皆以相君

推恩云袞奪於例無贈生卒年月日詳誌中公大隱明州市及孫貴人曰陰德積也嗟乎天下有陰德無有哉楚令尹漢郊世侯華陰四世三公皆云陰德致然孫叔及身于楊乃在子若孫豈不大彰明較著哉因茲以推九世之剖符綰綬持國秉延世賞者夫未有不由累業積者也雖然乾初潛龍不成乎名故賛陰德曰冥冥三賢事其初皆隱後國史載之乃顯今以陰德歸之是耶非耶要以内仁不匱藹抽爲施以勤滋茁德使人詫乎頴粟而繹其芽狀指善幾以賛壺子雖莫測九淵之澹深澹深徵矣不然斬孽堂宽遺善猶沃一雀奚足當四環也今靜菴公之德聞於鄉人者如此然皆顯行謂陰德盡於此也信乎相君曰先大父好書書多手寫然每爲人持去不惜惟高皇帝所頒孝順陰騭二籍出尚方本 天子璽識焉則日置案上甚珍秘至今猶存今儀刑大父之德殆神領是深矣然則公之隱修潛積茲不及記者尚多也斯則陰德已矣嗚呼相楚相漢者皆樹有隆

業益敦善卽神之報楊氏固亦云潔白如環雖躋鬲
秩然藝德愈蕃矣今相君之豐穫於祖也蓋日溉月
培者哉斯累世之陰德徵也夫如否也顯位無代而
闕然莫歸其德或病夫揣銳而致疑於虧盈之無徵
尊榮奚足侈哉相君名一貫神道在祖考處士考贈
君之次銘曰

於鄞碩公作　明孚後篤慶世求允隱君厚殖植德
于嬴契交于焚汶汶隆民累行是因無訟自善能和
其訓神時靡恫在族無怨室之罄矣于役于征施政
于庭莫夙匪興則恭父叔季廟婺以義是穡是蓄萬
億來茲繼序其光嗣亮惟儀乃揚　寵命三崇錫秩
五紀賁于幽宅豐碑有特孝思永哉多祉鬲哉亹亹
嗣孫肆其儆之

明故資政大夫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翰林院
學士贈太子太保謚文定陸公神道碑

今天下望以爲相雖不相而隱然爲世師表者我師
陸公是也公號平泉諱樹聲字與吉華亭人曾祖庭
訓祖蘭父鵠皆不仕而父封公少鞠於母家蒙林姓
公童時猶在田間每息耕則取書讀之已而藝成大
爲邑令方簡肅所重嘉靖庚子舉應天春秋魁明年
辛丑試禮部第一猶林姓也公居常多靜坐其赴會
試也不携一帙獨兀坐寓舍中時江南有名士數人
皆忌公覬公不携書則詫之某公曰今歲奪魁者必

此人也榜出果然廷試不得入甲以二甲第四人選庶吉士明年省親歸乙巳入京授編修公在詞林七年貴溪分宜方爭權公閒居落落無所附兩公皆不忤人或謂分宜銜公不然也於時世道猶近古趨時者速化不者需次而已張文毅公鄉試座主也雅知公比爲相公亦落落也徐文貞爲宗伯公以編修與均禮人或疑之徐公雖先登六科寔止長公六歲鄉黨禮固然耳壬子請假歸遂遘封公艱服闋不謁補丁巳起南司業分宜雖多私然待詞林厚謂公資既深且清名素著不可以常調待之是舉亦特起但不北耳是歲鑛受先公廕入南監每進監公必訓以莊語待之一與諸生等辭色間不少假借鑛因是知師道尊嚴迄今每憶公誨語不忘也先公時任南禮部尚書以詞林舊誼與公數相過從公來語未嘗不移日長夏則往往聚談於郊外禪寺於時世方濁先公謂公矻然絕滋垢每以康濟推公公曰僕性駑枯寂殆如野僧每無事坐室內則快稍涉事即如執熱今南署猶可棲遲若畀以繁劇是困苦之立見其短耳先公曰不然惟不染之故能綜核無所累今世事舍公孰任居二年竟稱疾引去辛酉起左諭德掌留

院公至留都旋召兼侍讀引疾不赴乙丑起太常掌南祭酒事公至留都是時文貞已當國矣明年冬進吏右侍復引疾蓋公性恬澹前告先公謂南署可安者固本志也然任職則勵精不徒優游掌南雍時作訓諸生十二條大約以立志治心爲要太學生至今誦之隆慶戊辰起原官疏辭者再竟不出明年奏復陸姓尋復起原官兼學士掌詹事府教庶吉士抵淮復告歸壬申陪推內閣隨卽起禮部尚書兼學士公屢召不起天下皆高公之節若謂堅不出者然公於經綸事業寔未嘗忘其行藏亦無意必但於世味稍淡耳前少宰不起雅以鄉衮嫌故後赴教習時則文貞旣歸矣行之日伯兄處士出餞之謂曰出處有義汝宜自斷於心若此兩稚者惟欲汝躋顯貴渠居家有資藉勿之聽也兩稚者伯公二子也益兄弟間切磋皆敦道義遺榮利如此行數程應接日苦公自謂精力不堪執掌遂仍歸然自此名益重天下企望謀斷若謂太平必待公出而後可致遇有要職及美缺必以擬公惟恐不就及茲聞宗伯之命無論知不知無不色喜人謂江陵初欲引公同升且冀主會試爲其子入彀地後見公驁然不屈遂已其實不爾江陵

與公同館三十餘年初四五年尤相暱豈不知公爲人豈肯爲後輩屈且渠方構新鄭去欲專行政豈容持正者在傍掣其肘哉特以已初當國將驅走天下士茲得海內第一流前人所不能致者自已致之則借色爲多且度公質直不外飾必與世忤必與中貴忤一拂意必飄然不留彼時浮譽已收郭隗臺可毀矣而公則以立　朝三十餘年食祿雖少然收名已多無非　主恩且司成家居三起少宰未之赴茲一旦驟以八座召雖時相左右之寔　天子命夫豈敢禁然抗違仍厚取名疏辭不允遂北上就職比至江陵喜甚不俟公謁即躬候公益猶以前輩禮事公也在禮部可一年守典禮不受私囑部事井井公退危坐私關內簡接客禁城西有演象所者金吾別署也虛廠四圍空地數十丈茂樹林立公常燕息其中是時鑛爲舉子亦習業側舍隔一牆公午至暮去竟日不聞人聲諸中貴衙公不曲狥詭傳召公接肯仍令長隨屢次促公僕僕扶掖至　會極門則部行常事耳公知其意不與校自是稱病不出踰月遂乞歸江陵知公去志決是時公季弟中丞方以給事中避公遷符卿乃紿謂曰宗伯公旦暮大拜矣何不少需忍

中丞以告公曰相貴行其志虛衡何羨裴公吉士假歸時嘗遇唐應德中丞於京口因連舟至丹陽謁陳少陽祠視祠額稱宋贈秘閣修撰公曰此何加於少陽但題宋太學生固快益素志然矣疏五上乃　許歸仍俟起用頻行疏陳十事以副封投江陵江陵哂之既而報聞公前自南雍歸時嘗構適園不二畝最小而潔距所居里許至是稍復葺之而東則朱司成園又東則范太僕園朱園宏傑范園蒨蔚幽麗木石皆大有奇然登公樓者是二園之勝可獵有焉公自著有記九首傳於世宋人謂司馬公獨樂園最卑小而世欣慕之過於他園公此園蓋與埒也公昆弟三人伯處士諱樹芳季僉都御史諱樹德其後起也乃克以尚書學士贈太父及父封公云戊寅鑛以禮部郎癸　詔至華亭謁見公當是時天下紛紛議江陵不奔喪公謂鑛曰往在京師與太嶽論　國事渠謂人多避怨每誤事彼獨甘任怨此自不易及第心不虛又謂鑛曰少年無喜事余初登春闈榜時先輩謂余曰凡廷對自有體古今稱第一直言者賈誼次則劉蕡此二人有何建立自後不奉公教思之惘然公家居凡報命者無不薦壬午江陵敗明年臺諫奉

詔舉者碩數十人公爲首於時三相已蒲又皆公後輩人俱謂無以處公鏞承乏選司私謂同署郎擬用温公起潞公故事進公首揆平章內閣重務實一代盛典張司封擊節賞之會時賢意見不同鏞亦莫敢訟言公自失伯氏意常悽惻是歲季公自山東解節鈇歸持手道夙昔歡甚已亥中丞復歿公傷矣戊子八旬戊戌九旬壬寅册立東宮賜問者三自八旬即給廩米與人又加太子少保最後又廕孫男景元國子生又給子行人彦章月俸皆異數也大行蓋已丑進士是歲館選公遺書戒以無與試諸公卿猶疑之太倉王公在政府猶曰授之行人俾便省覲足矣公聞之曰荆石眞愛我者也彦章秋以使事便道歸家遂乞終養云公生平簡酬接登科六十餘年而家居者十之七日燕坐齋中午靜息半編書閒有著述然不甚刻意其所深致思者大約王理意至或漫書數條及他爲應酬詩文皆往往有神解使人讀之氷釋所著有茶寮記條列七類謂味入清靜三昧又欲著蔬譜未就嘗手書雜語數條示先公內兩條論蔬理甚精鑛每欲揭之爲飲食銘云相畧莫窺涯涘間談及世故出一二語輒中隱微得綱領至持心虛平

無偏當前天下所共信服其相望根本在此晚歲年高衆皆知不可以相業累公然益仰之爲表儀廟堂用一人行一事皆默視公許可爲輕重乙亥七月歷年九十七乃卒先繼族子彦瑭國子生後生彦章彦珙子三彦章子六孫一公生彦章時近六旬矣猶及見其成名且見曾孫焉異哉葵邑之集賢溥銘曰

吳舊四族厥右惟陸遜業贊相代有令望延及我明係不可徵三世含光鉅賢乃生位高匪崇勢弗假榮偃卧于家名震八紘爲商霖雨作周心膂大麓未登抱譽而處齒逾耄耋　帝命有迭記之惇史訓於群哲三泖兆靈滙秀于溥表茲石城維　國儀刑

明故兵部左侍郎贈南京工部尚書許公神道碑

兵部左侍郎許敬菴公者德清人也諱孚遠字孟中少負不群志中鄉舉即從歸安唐一菴先生講聖賢之學登嘉靖四十一年進士十月授南虞衡主事督龍江關瓜儀河道皆有廉明聲商舟過瓜儀舊令宜載瓶入都胥人每倍困之公人令計舟大小爲額商人悅焉運舟入關例輸米舟五石名曰纜價公欲革之不可則止收一石得米四千石以千石築堰千石賑貧餘二千石建倉貯之備不虞遠近頒者藉藉四

十四年調南考功在南都三年盛講學明年調北稽勳蓋冢宰胡莊肅意也胡公任南參賛時以汰營兵事知公非徒以講學也而文選郎中胡公汝桂方錚錚自附講學每引公款語先是選君高貴不輕與新進交一談胡公乃爾然皆講學家常語道已所得而已而諸寮詫其事以爲必議流品各遣人竊聽無所得則爭問公答以實不信於是蒲署側目而一二同年銜之尤深會莊肅卒蒲州楊襄毅來襄毅雅不喜講學又與胡選君不合而一時講學諸公亦少横臺諫多爲之羽翼閭巷誼傳謂將欲盡易置諸大臣襄毅心憤之故事銓部調司多以入署月日爲次前俸不論而公則已滿二考適考功主事缺胡公以俸欲超公襄毅不允止調驗封垣墻間因有訛傳銜者益刺骨矣然前俸有深淺亦不可槩不論至近歲竟行隆慶改元大計吏京官黜者科甲共四十一人而浙人幾半公有後言楊公聞之不喜因移病歸後三年新鄭高文襄起掌吏部以與華亭有隙痛抑講學者起公考功主事即推廣東僉事時廣有倭警而大盜李茂許俊美復張熠海上助爲聲勢公發十策大約以水陸夾攻爲要領即身率二軍薄賊壘一軍軍石

城村一軍軍烏嶼兩魁大懼力將掩降者覆之茂俊美復
願縛倭自效適遊擊希功擊去一方皆驚公見事急即身航海抵賊舟示以肝
隔曰必活汝賊衆掩泣羅拜遂獻所擒倭黨七十餘
人身隨公來公又建善後十二議迄安堵報上詔
賜金旌移閩臬會新鄭罷復閩祭公謫兩淮運司判
官是歲隆慶六年也是時一榜所黜皆高黨公乃高
所麾又銓部例止黜一人已有東明穆矣何復及公
則以掌考功者乃夷陵鄧前同年友銜公深者也公
歸意將遂終隱徃見一巷先生請焉先生曰我二十
九建言歸今七十四矣此四十六年中未嘗一日忘
起也惟枉已則不可耳今汝雖暫挫然前途自平坦
但踏實地行何害異日追悔晚矣公遂之官萬曆二
年擢南太僕丞明年遷南文選郎中又明年請告歸
遂丁內艱服闋補車駕郎中是時江陵當軸前考功
乃其門人方佐都察院益用事揚人如掖摧人如擲
天下從風而靡公由然自如亦不存舊吏部意嘗謁
陵問及馬政公慨然條議大約謂富戶養種馬重
負累苦其肥乃日步作之然不堪戰徒毛色佳耳不
若收其直可買三戰馬又京營騎隊踰萬匹厚給芻

豆止取儉息飽足猶問之若何衝陷如燕人語舟且
豪貴占惱者多是皆可裁夫銖銖民血何爲守膠柱
失炙轂因陳便宜四策移江陵亦漫爾致詰不謂公
嚮應無窮如此深心契焉一時談者盛傳之吏部歲
時有公會凡舊新任者咸在一日偶會公不在王夷
陵出公手簡與衆觀之大都王欲自歆其德謂忌者
欲處公以府若託申閣學居閒或可免而公拒之甚
力且仍作昆弟語衆咸愕愧相視無何建昌之　命下
矣公明於經世之大體沉細有斷余素敬慕公至此
始識面公亦弟畜余每相過談世故公所權衡必究
極纖微而持之以蕩平正直凡邊情漕務財利及諸
細事皆酌論一一皆有措置法不徒指弊竇也其論
人不過刻謂濟世須才若止律以品誰不能者即獨
矜品品即下何若才者猶實有益于世遼大將李成
大將戚當事者重倚之人或病其專公曰將材寔難
今但二人換鎮即心折矣是時方又令守任其處公
知府非徒摧抑寔冀久羈之然寔不出相君意人皆
謂江陵檀威福諸如此類衆皆默遜彼當之彼則不
辭斯則其善取權者也公守府蕪謹無庸談尤以敦
教化爲務大約如黃頴川韓馮翊規模不廢講學新

城舉人鄧元錫篤行著書公甚重之親造其廬謁焉
十一年入覲抵京因携鄧叟所著函史示余余曰可
濟世否公曰未敢輕許然是務寔踐人也是歲余掌
選以公俸甫及二年未敢破例會鄒給事元標特疏
薦公明年遂遷陝西提學副使以身範訓士考校肅
然甚敬舉人王之仕又前江西舉人鄧元錫劉元卿
皆積學不仕公移書當路薦之後三君得徵以公爲
之地也三年擢應天府丞先是高淳有窪田直當塗
水下流得隄乃可耕而隄址在當塗大姓靳之兩界
民至鬨相殺歷數十年訟莫決適章君嘉禎知當塗
縣素與公契因共平心讞解之訟息而隄成公又疏
請發帑金萬五千令可隄者咸隄之饒獲者數千家
會都御史李公材以滇事被逮公與李同年以講學
相知因刻揭投諸司申救然亦止冀免其死耳而南
道某遂劾公　詔降二級降外歸數月獲送考封公
終後三年起廣東僉事轉廣西副使尋擢右通政晉
右僉都御史巡撫福建時倭擾朝鮮浪傳乞封本兵
議許之衆論不然方紛紜未定然其端原自閩發之
公至福建密募死士往彼國偵焉簡營兵請帑金六
十萬貯以備猝警無事不用裁行都司及各府巡司

清海地課諸雜稅不開司農者悉并入稅局由是餉漸充而民所供顧減已而偵者來悉得彼詭謀并諸島酋相讐狀疏聞於朝謂發兵擊之爲上策禦之中策不可輕與封本兵至膠執見之亦悚然至親見司禮道其實謂卽切責某數語罷封貢最善後奸人惑之乃復搖動卒之倭患得息者用公中策也公又念嘉靖中倭亂本由嚴海禁者激成之今禁故在也而不甚嚴闌出入者往往皆是且人懷一篆符至急時乃出之或公然爲盜今欲嚴之難莫若開其禁皆官給帖以從令爲官商私出者罪無赦庶幾法得行而海患弭　詔允之閩人便焉饒民嘯亂劫會城諸司避匿公開門待之陰受方畧捕治數十人遂定及獄上有司株連甚多悉宥之止罪渠魁三人而已呂宋者海南小國也素與我通商人掠其貨反指爲賊公曰是我商不直彼何罪上疏赦其國罪商人海外感德焉有府同知甚貪公廉得劾之以疏會按院其人按院鄉里也遂大忤因條議閩中事假他語侵公公不爲意朝議兩是之然公禱萌於此矣講學者多黨公不黨守建昌時有講學而負高名者公雅重之及以事囑則謝不與交又南昌一講學魁亦以請救拒

絕李都憲布衣交且同年向以救之見中及戍閩中
仍以開府禮見衛官公弗善也諸葛武侯曰吾心如
秤公近之矣在閩二年擢南大理卿尋晉南兵右侍
郎是時倭未平公既佐留樞仍募閩人往探又贊尚
書料理諸兵事當事者以公熟倭情改北兵左然公
在南都以開曹又盛講學與禮部楊公啟元俱以部
堂爲領袖持論不同傍觀者頗起口語又昔按閩者
適宦南都二十三年外計已謀以冒濫中公至是復
借講學造端遂不可解公抵清源聞之以病乞 詔
不允比白簡上復 特賜留然公意在必歸矣五請
得 允歸家不殖生產亦不如二疏行樂日孜孜
以講學爲務嘗以所著論語述寄余蓋 公于陽明極
服膺然所講者非良知派也生平質直不藻飾乏委
曲事至立斷身所行如所講常以身驗學遇人無厚
薄咸吐誠磊落可喜蓋自謂學所得如此然被口語
亦坐此矣公以三十二年七月卒 詔予祭塋贈南
工部尚書録一子子大受今業國學無二男也墓在
烏程官澤山銘曰
賈誼不公卿國史曰未爲不遇王且前席策施名樹
如其遇吁嗟乎許公信數之奇雖歷卿貳贈正卿夫

何以爲陳力南工移南銓以比非絕類也而衆忌已歸雖名予告實與時違兩相脩郤病夫乃一麾麾未暮年內察復及之彼相既銜銜相者乃求疵下石于穽惟恐起有時左官九載駕部隨伍楚相最難合適有合竟爲衆沮少參且靳僅出守府督學關西晉貳京尹縱轡康莊前跡盡泯一書鳴義後起旁吻翮方舉忽鍛志士有憤輾轉數階始晉中丞振武敦仁善政有經胡罔小隙頻構青蠅雖陟棘寺旋佐司馬彼心未忘讒說仍播殫力兢兢竟退在野君子蒲 朝孰徂爲左榮遇幾何如許坎坷夫以公之學與才使登樞要以贊 明時霖雨八紘豈不偉哉卽不然而其言行其志伸異已無猜正氣猶扶猶慰吾儕今所遇如茲孰主其裁然而公守益堅其講學不衰抱道以終不朽者來脩仰古今何合何乖

明故通議大夫大理寺卿贈刑部右侍郎葛公
神道碑

大理卿葛公者上虞人也諱浩字天宏溪左右環其居因自號曰兩溪相傳出瑯琊裔今表閭者猶稱諸葛氏焉五代漢時徙上虞其獨稱葛不知自何時始也高祖父貞　國初徵士會祖父敬永樂中監察御史祖父文玉父用聲皆處士後皆贈大理卿云公弘治丙辰進士授五河知縣縣故瘠土又連值歲歉間里半虛至是復旱且蝗公勤撫恤流民還業有捕蝗臺禱雨井至今存焉立科條課士士多向學清再考

選南廣西道御史數上書諫諍有伉直聲正德初中貴干政公與同官合疏劾高鳳再劾劉瑾皆報聞已南給事中戴公銑等以論鳳被逮公會同官救之而茲時少師劉文靖少傅謝文正皆以顧命大臣主逐諸閹不克引去南科道先皆有會疏留之中多指瑾等罪惡大忤瑾意遂俱下　詔獄臺省爲空獄辭上並　閟前杖三十削籍而瑾疑前劾彼疏出公意含怒未已復摘他過捕下南錦衣獄掠治甚酷卒無絲毫得放歸又以公同劉謝兩公等五十二人俱目爲黨人詔天下皆一時知名士我郡王新建陶司馬

皆在其中瑾誅復公官擢郡武知府公居官不問職外前中瑾禍譽蒲海內及茲起爲守絶口不道往事一意理民初至即平徭役民便之核常賦無使溢額諸邑賦金至不發封即以上藩司直指聞之行諸郡定爲式今郡邑務潔已者減踵行之實自公始也吳氏兄弟道洪道深以產訟經數官莫能決公諭曰若訟連年耗費幾何金矣設捐之兄弟何憤不消錙銖刻骨肉而糞土肥他人乎即以市酒爲娛奚不快語訖因揮涕佐證皆涕吳兄弟遂相持泣罷訟山間虎爲虐檄城隍神祛之得大虎四餘皆遁去疫癘行募

選南廣西道御史數上書諫諍有伉直聲正德初中貴干政公與同官合疏劾劾高鳳再劾劉瑾皆報聞已南給事中戴公銑等以論鳳被逮公會同官救之而茲時少師劉文靖少傅謝文正皆以顧命大臣主逐諸閹不克引去南科道先皆有會疏留之中多指瑾等罪惡大忤瑾意遂俱下　詔獄臺省爲空獄辭上並　閟前枝三十削籍而瑾疑前劾彼疏出公意含怒未已復摘他過捕下南錦衣獄掠治甚酷卒無絲毫得放歸又以公同劉謝兩公等五十二人俱目爲黨人詔天下皆一時知名士我郡王新建陶司馬皆在其中瑾誅復公官擢邵武知府公居官不問職外前中瑾禍譽蒲海內及茲起爲守絶口不道往事一意理民初至卽平徭役民便之核常賦無使溢額諸邑賦金至不發封卽以上藩司直指聞之行諸郡定爲式今郡邑務潔已者咸踵行之實自公始也吳氏兄弟道洪道深以產訟經數官莫能決公諭曰若訟連年耗費幾何金矣設捐之兄弟何憤不消錙銖刻骨肉而糞土肥他人乎卽以市酒爲娛奚不快語訖因揮涕佐證皆涕吳兄弟遂相持泣罷訟山間虎爲虐檄城隍神祛之得大虎四餘皆遁去疫癘行募

名醫市藥療之已又爲簿正雜秩或損其數或更其
役皆爲百年利先是越人領郡者多淹滯至是蕭山
張公嵓山陰何公詔與公皆治郡有名號天下三知
府張在南雄何在永州公在郡武亦皆久不遷衆疑
益甚而公無慍色益勤勤綜庶務既而三公相繼擢
參政張何後皆至尚書自是治郡者皆相健美群疑
亡矣公擢河南未任遘父艱歸尋喪母家居者五年
嘉靖初起補廣東時新寧有巨寇督府集大兵討之
分兩路入公部新寧布政某部新會而新寧在寇壘
中將恐先碎賊手勢尤急公潛師入縛其渠率脅從
者多縱合賊遂以平而餘黨入新會或指民爲賊彼
帥不辨皆戮之比上功募府新會部首虜多督府不
察以布政爲首功公次之由是不得擢止　賜金然
嶺南民寔德公甚蓋所活不下數千人矣遷雲南
按察使録重辟直指欲私有所出不聽中官貪縱公
捕其爪牙戍遣之中官不平訴於直指直指曰是不
畏劉太監者於公何有晉廣東右布政使轉左貴州
擢南太僕卿遷南大理尋改比　上郊祀有犯蹕者
欲重坐之公據律以奏得末減人謂張釋之不過也
公爲人端靜弗炫露早有盛名既陪復起猶久淹外

名醫市藥療之已又爲簿正雜稅或損其數或更其
役皆爲百年利先是越人領郡者多淹滯至是蕭山
張公嵓山陰何公詔與公皆治郡有名號天下三知
府張在南雄何在永州公在郡武亦皆久不遷衆疑
叅政張何後皆至尚書自是治郡者皆相健美群疑
亡矣公擢河南未任遘父艱歸尋喪母家居者五年
嘉靖初起補廣東時新寧有巨寇督府集大兵討之
分兩路入公部新寧布政某部新會而新寧在寇壘
中將恐先碎賊手勢尤急公潛師入縛其渠率脅從
者多縱合賊遂以平而餘黨入新會或指民爲賊彼
帥不辨皆戮之比上功募府新會部首虜多督府不
察以布政爲首功公次之由是不得擢止　賜金然
嶺南民寔德公甚蓋所活不下數千人矣遷雲南
按察使録重辟直指欲私有所出不聽中官貪縱公
捕其爪牙戍遣之中官不平訴於直指直指曰是不
畏劉太監者於公何有晉廣東右布政使轉左貴州
擢南太僕卿遷南大理尋改比　上郊祀有犯蹕者
欲重坐之公據律以奏得末減人謂張釋之不過也
公爲人端靜弗炫露早有盛名既踣復起猶久滯外

僚至是始以宿望疇九列於時　上方勵精諸司爭以材智自售而公介然孤立無所附日惟謹視爰書黍累寃必駁正其意主守職而已於世風所趨若無聞者與人交木訥少言至詢以　國事則悉窮利害本源懇悃誠以告即觸時諱不計也以此在　朝諸公翕然心重葛大理新相暴起自謂得　君氣張甚公卿俛首下之公與同鄉而相辛巳進士公丙辰進士先二十五年相據勢欲責公後進禮公自如又私有所託復不爲地遂大憾欲逐公會雷變大臣例自陳因許公歸然相擬　上猶云准辭蓋猶不敢從勒罷例也家居二十二年恂恂然不爲月旦惟謹修內行以身表俗於官府絕干請然民間疾苦則奮言之不以遠嫌爲潔簡應酬晨起坐齋中據几終日即山水之遊亦鮮訓宗黨以義不徒市恩年九十二嘉靖壬子卒贈刑部右侍郎予祭葬三子長木正德丁丑進士精於律比以刑部郎慮獄江西其疏草傳爲法家師歷淮安知府山東西副使參政皆有惠績先公卒次棐國子生次臬受公蔭任南京都察院照磨參政次子焜出後伯父處士公模貢生歷官衡州府同知以廉能稱公易簀時孫五人曾孫六人今支裔其

五十六人當公捐館時余始十歲然聞公行事知有
公後從先文恪公南都識照磨泉最後識公曾孫曉
曉嘗爲諸生已棄去工詩有隱德今爲公撰碑從曉
請也銘曰我
朝澤豐至弘治而淪浹如漢之孝文宋之慶曆俊彦
輩起皆爲耆碩無論四方即若我郡如謝如王暨我
先忠烈爰至葛公及陶何張咸植德於龐作邦鄉光
於乎葛公正直是履才長于治民而弗耀其技閟土
有謠節比樵山清比樵水既殲盜魁三驅以辟遇葛
則生嶺民泣以慰栢臺正色棘寺揚采早折權閹晚
忤時宰濁弗能變清亦不容惇大服官皎皎其秉末
俗作防培　國基以崇年迫期順抱德考終子稱賢
牧孫丞亦靖共善不近名食報靡窮維雲維仍嗣振
其風

有嬪參雲翮顒者是也寶一生祖二祖二生祥二祥
生文仲文仲生孟昂無宇以弟孟喜子爲嗣
南孝行是生右副御史省齋公諱克宅公父也既貴

請也銘曰我
切澤豐至弘治而淪沃如漢之幸文宋之處厚俊彦
輩起官爲者碩無論四方即梅我那如謝安王導我
其風猶爰至嘉公及陶翁

季則公生嘉靖辛卯二月九日幼敏慧九歲能文十歲鄉試程論出意有不善輒竄改呈都憲公都憲公斥曰孺子何妄耶然心實奇之是歲都憲公卒壬寅兵部追叙都憲公貴州功廕一子爲國子生時仲氏早歿伯叔氏皆已入胄監乃以廕讓公云侯登第仍歸伯氏子公爲文師古昔不襲時調從同邑邵太僕畯受尚書太僕文亦特奇古極推許公然時人弗善也已酉應試至京先文恪公爲祭酒見公文大奇之壬子舉順天鄉試第二三上春官不第學益邃壬戌登進士轉餉大同因歸省太淑人明年授刑部主事愼刑獄以讀律爲業孜孜討論其意暇則仍讀書甲子配邵宜人入都道病卒循例送幼子歸期滿至中途復以病請得予告遂娶徐宜人丁卯滿三年太淑人促之行抵京調吏部驗封主事戊辰調考功念淑人老復請告歸無何太淑人遺疾卒毀瘠如禮辛未起原官壬申晉員外郎尋調文選萬曆癸酉晉稽勳郎中調驗封會成國公朱希忠卒其弟希孝援張懋贈王例爲請成國兄弟自嘉靖來親近用事家爲金穴凡宰輔及中貴靡不厚結託而是時希孝以左都督掌錦衣衛事有權尤爲中人保所倚重其爲人

恭謹相張亦剖心任之張與馮密兩人皆睚希孝希孝亦樂爲効力所請無不得於是冢宰方缺少宰署事公曰王爵下帝一等可倖得邪遂具草曰按令甲凡功臣歿公追封爲王侯爲公其子孫襲者非奇功異能生死止原爵　國朝遵之無敢越也正德中英國公張懋子乞恩本部執不可再下府部議皆謂不可即希忠父輔亦不敢謂可後懋雖得王然不可爲例今希忠歷事三朝雖不無勞績可録然不過曰扈蹕曰督戎皆臣子常職實非有奇功異能也生前被寵已踰今豈可復膺殊典贈王不宜少宰江陰人而朱氏賜田在宜興素有連又受相君囑意將以會議依阿之稍易疏末數語公力爭少宰不悦立削去改語以公原草覆上　詔下竟王希忠公即日移病或曰一事不得即去邪何硜硜也公曰不然郎官與宰輔異宰輔總百揆或可忍小以就大有年職在司封封外無職矣今有王封而不得爭復何冀乎子休矣吾將行吾硜硜矣乞休不獲則以病請楚相恚曰此子嗷名者當遂其意世固不乏才也因許公歸終江陵在位十年不召甲申起稽勳郎中調考功又調文選時權相已敗衆正拔茅進而公推轂尤急若都

御史海公瑞者海內所共稱正直是汲長孺蓋次公之流然當路甚忌之余在選司欲起之不能得及公掌選乃起浸至大用焉公廉節數著自入銓司餽遺無所受至是則書問亦絕權貴請託皆不行選法清謁選者各自以應得何官不賄乞勢囑也乙酉擢太常少卿尋改提督四夷館丙戌晉右僉都御史巡撫江西敦儉朴欲以無事安民而嚴飭諸吏尤重懲墨吏綜核詳審巨細無所忽其餽人取諸公費不足益以饌金自他所來餽者不能拒則貯之邑庫未幾即如數報之後來者亦復然而以前所貯酬之多寡互

衰益當之邑庫常餘一餽而周流不絕掌曰吾與旅報可無恨獨行李往來不能無溷郵傳以此耿耿耳

上需閫器甚急歲增額數千且多奇巧公再上疏極諫雖不見聽然爲量減十之三丁亥江西歲半侵公復請盡蠲其難成者千五百器并留南昌魚課上皆允之又爲勸輸平糴民少蘇焉戊子江南兩浙大侵詔下賑恤仍令無過糴然守令各爲其土謀其私禁販易者固多有惟江西大弛禁以奉 明詔糴者雲至重舟銜尾而出而徽人尤衆穀亦旋匱會霖雨麥荒則穀價益踊民困不能支而外販者尤不

已公私戚憂之或曰時適然耳　九重未易聞也或曰可陰示以意令郡邑自爲計或曰今駔儈執籌昂徽商之直而無令出境公曰是何言也夫知民隱而付之無奈何恐也陽奉詔而陰閼之欺也恐欺非字民之實也夫患不能弭變不能權無庸以撫臣爲贅矣故度有餘則當遵　肯以惠隣度不能則當明請以安衆度緩則當候　命度急則當急請而便宜以行遂上疏自劾并陳濟急六事其四議糴羅畧曰我　皇上軫災閔匱爲天下慮德至厚也江西去歲恒風害於穡事寧州等十九州縣災已重矣餘雖薄收然較之往昔亦減損以故場工甫畢市價即增臣等恪遵　德音不敢爲厲禁計江省之穀自秋冬以來所協濟隣方者不少矣乃今穀日翔商日集輿情岌岌其土之不能給而焉取餘夫當稍盈而閉之則病人也迫縮矣而闌出無限則自病也臣以爲本省州縣宜仍貿遷無禁其外販者權行諭止庶驚疑少定而異日之空乏可無慮是亦仰體　皇上軫閔之精意也疏上徽商大窘其鄉之御史遂以違　詔論公會有王之者而群閹亦素不便公公遂罷已丑公廬燬于火乃市一故樓構之居室家而身寓羅隱寺

中庚寅起南右僉都御史提操江兼管巡江辛卯遷
協院左副都御史未幾擢刑部右侍郎改兵部以平
虜功增俸一級壬辰改吏部會余伯兄擢吏部尚書
而曾稽羅公萬化方爲左侍三人皆同郡公又同邑
乃引嫌上疏避以非故事不乞尋轉左晉南院右都
御史癸巳大察京吏與銓宰　公純等同心精核所
黜皆當人翕然稱服月疾具疏告會轉南吏部尚書
又告皆不允伯兄請告歸延推堪吏部者四人公居
末　天子特簡用焉自　高皇帝罷丞相以政事歸
六卿吏部爲六卿首其任尤重　文皇帝雖設內閣

諸學士然惟參謀議而已故委任蹇忠定猶在二楊
諸公上至　宣皇帝後三楊位益尊而繼蹇者資淺
因稍退遜於是請寄行焉後王文端忠肅繼之職守
復正顧視忠定時終不逮矣自茲以還時有低昂要
不甚相遠至分宜在閣久而權始失至江陵而始自
爲真相視部如屬也然江陵有術每徃請者必不自
言必使請者曲迎其意有不合亦姑陽應之或其人
大齟齬乃諷鷹鸇擊焉不則遂攘之爲恩其見擢者
亦竟不知爲不出江陵意也又素留心人材腹中富
有所品騭每在司銓者上徃請者欲詘之良難故其

柄常若獨操者先時掌選者常告余曰隆慶戊辰己
巳時蓋三相江陵未也然凡有大除授多待江陵而
決余曰豈以其勢方張乎曰不然此公有斷且藻鑑
明所論多中的故每從之夫能長百人者必才兼
百人者也豈不然哉江陵死職掌漸復舊至平湖陸
公光祖爲冢宰益以強執行之先伯兄亦踵之無改
諸司郎皆皎皎爭 及嘉靖初而已尚不
能如弘治以前也 者不達江陵所以能收權
之故徒習見近日之事謂銓司之不能以江陵事已
也遂大墜公節槩山立卽江陵不能屈諸公益憚之

益謂吏部非吾徒徒貌相與矣公視事卽止 公
署以朝房見客諸中貴聞之人人自失因各肅門狀
命胥人謁於公曰公自潔如此仍許以情白否公謝
曰敢故爲名高第中外一心使 朝廷清如止水不
亦善乎皆曰諸自是片楮不及門矣公持衡如掌選
時務別邪正明貪廉更加意崇退讓至若媒取衒進
世之所謂講搶嚷必痛抑之卽序及仍稍遲焉時無
錫顧君憲成爲選郎與公意相合一時人情廩廩望
極治甲午會余署刑部有中官盜銅料獄作 上意
旨下一司官皆論而中有不與事不列名者內閣

爲請　上宥之仍命如此例者許所司復請而前歲文選郎王君敎前籍時疏亦未經列名公因緣比以爲請　上怒曰此乃新令前事何得妄請姑不問公方病謝客因引罪乞罷不允無何　詔會推閣臣且命無拘資品公因推七人舊尚書大學士王公家屏爲首而內有余伯兄及左都御史孫公不揚　詔下切責謂不宜推吏部尚書都御史因命以前二次所推諸臣俱疏上公遵　旨疏上而前所推有李公世達亦左都御史　詔于用陳公于陛沈公一貫而仍切責謂何復列李名且云未有旨命起閣臣何妄疏列意蓋指王也公勿問司官俱謫雜職公乞罷因請宥司官不允又疏乞　詔溫留且謂久在告無與會推事不必引咎先時閣臣皆會推間有　傳旨自嘉靖末年以來則傳　旨者多然會推之例不廢陸公在部時魯執奏謂閣臣宜會推　上允之自是無傳　旨然前兩推皆留中不下至是始簡拜二公陳相臣宜特　命不必廷推公因乞罷歷陳始末曰臣不能多記近年楊巍爲尚書臣文選郎中會推閣臣六人今元輔王錫爵即是年所推也臣籍餘姚前有

兩閣臣弘治時謝遷嘉靖時李本皆係廷推其官皆
止四品而吏部尚書耿裕聞淵皆列首推今 聖諭
先以名望繼以不拘資品意甚盛矣臣敢不仰承
聖意極一時之選臣擬王家屏等七人皆時屬所望
又諺以孫鑨孫丕揚爲不拘資馮琦爲不拘品及後
奉 旨通列名上今推鑨不揚既刪去矣其李世達
實係二十年初次所推臣安敢遺 詔下再譙讓臣
深悚懼焉第事始末皆臣所主臣本愚劣重以病憒
前疏中業已言之遂以清朝爰立之盛事自取 聖
明督過之大譴臣即祿職且有餘愧 皇上乃姑令

臣而獨罪司臣夫雨露霜雪皆天德也臣不復爲憲
成等惜顧臣能靦然已乎疇昔之義自堯舜以來迄
於 昭代不廢即 先朝十相非盡由會推然未有
以會推爲詬者至臣之身而以爲詬此不在法在臣
匪人耳倘嗣是而其說遂長使相臣或由他途進則
臣之罪大矣猶不允是時內閣王公亦上疏申救謂
聖意淵微即臣等不能窺測何況諸臣 上終不
聽已又盡削選司諸臣籍公嗣是益衰懇稱病篤
上眷留不置遣中官賜養羊上尊公請益力至疏十
四上乃賜告令乘傳歸仍命有司候痊日以聞將召

用馬公杜門凡六月屢告不允而名益重凡正類靡不願公少留以爲上幸知公但留一日即吏治清一日即詘身以濟世爲公甘之問疾者皆婉致意相知數輩尤反覆極論皆莫能回公意余嘗私謂公曰公去甚善然於今有二大事願以累公公曰何事余曰自楚相敗諸得罪者皆起好名喜進之士多附之然非之者亦繁有徒兩家漸成黨兩黨相角是非日以雜出持衡石而善消之是在公矣今仕路以建言爲徑徑多岐也如使其果無他腸惟冀暫潛而驟伸此猶可耳今乃或持以劾上慮見斥則以先發博奇

此訟師之靡豈宜使常得志執矩矱而默移之是在公矣公沉吟良久曰當深念焉居數日余又往公曰前所教恐難行余請其說公曰凡建一規摹其前後必期相應也故必君相皆相孚所言如響然後可以酌向背審低昂圖轉移之機今循例以請猶多違阻乃欲遠筭深計逆方張之焰而豫折難明之隱譬如置棋者一不應前後皆誤矣恐黨將益熾而徑將益啟也此以俟能者我則安能余亦無以應公是時公內戚亦有爲公留行者公謂曰如君言出矣第循我故步能如志乎留者默然公曰然則必須少貶矣吾

去志益當決矣竟去公在部尤留意廢棄諸賢每月必推數人殆無旬日閒者比後稱病猶疏薦不置其於內閣終始無毫髮狥士大夫私談者咸以爲涉太激卽余亦慮以爲太激然公所舉惟茲數公有不下顧旬月閒亦閒一下餘則率皆報可內閣諸公亦俱相敬重竟公去無失色其後繼公者懼怍　上意取厭且以爲既知其必不用又冀爲名取之於是諸賢悉罷不推而於內閣亦深加調和中外皆以爲庶幾都俞之風太平可冀乃不半載幷格愈甚卽敘遷者多不下謁補者或終歲待至資乏假貸無所得而猶困守邸行取乃停數年於內閣輒以惡言相報復至會推則諸司雜舉銓司取文位益壞決不可返乃知道一而已強執無大假借無小枉尺者直不能寸故寧身使貶法必不得使貶公蓋早辨之矣機決則矢飛隄決則川流欲巧持之曲障之惡能濟哉嗟乎自吏部守正以來人皆謂閣部氷炭故一人而白黑互出一事而甲乙錯陳右閣者無論已臆斷者或曰晉楚爭長而宋鄭受其敝盍各降意以和秉馬鳴呼此論權耳未引繩於義也夫辨官者察行審材不得以淆銖兩者也倘內閣而所舉者皆是材品皆當其官

此固銓司之所禱祀而求也白簡在旁流言在下夫豈敢以任私當抗節之奇哉今不審流品不參月旦見一缺出輒以所偏與者擬之已收其實而使部當其名有不應則曰權不在也善宰天下者固若爾乎今欲兩降意也其誰先哉矧我　太祖不以尚書隸中書省也本意在不令相壓若不能守正而視眉睫以曲伺人意是失官矣且非獨今也唐宋有中書省其制亦云四品以上降勑銓除五品以下則吏部專之彼時侍郎四品而宰相亦秩稱同三品然則降除者固無多耳今制亦彷彿如此即遍者內閣辨疏亦謂自庶卿上猶得與聞則勑除之意固不廢也乃并欲取其柄盡操之耶或曰如此則吏部不幾專權乎嗚呼此江陵相語也凡專權自有地吏部係分職即爲有司五部事俱不關涉精神不貫趨附者必不堅冢宰奉身退者屢屢矣而內閣安然如昔也謂吏部故守正則已設欲行私非與內閣深相結藉其聲勢權能居內閣上哉夫官人者與衆共之者也　先朝已事具在果登進者皆賢也孰爲閣謀孰爲部議夫既有主者則委之吏部宜耳即或不然執大義調

肯以詰之豈不可淄渑涇渭其誰能淆焉故曰莫相憎于膠漆莫相愛于氷炭故造父不爲車奚仲不御部具疏而閣擬　肯此　成祖相鈐制意也人主親吏事者昔猶非之而必欲以鬯足攘天官事哉不明於義而惟以權爭恐政術將爲天下裂矣公出都行裝止書一篋衣一笥冠紳二事見者莫不歎息好事者至欲繪爲圖歸仍寓羅巖寺中讀書自娛閒與衡州公及諸故友詩歌相酬答食指漸繁則復市一故樓徙故址上而前朔軒三楹居常或在家或在寺敝冠澣衣不問者不知爲吏部尚書也其前軒繕治尚未畢戊戌正月十八日遘疾至二十三日卒得年六十有八檢篋中止白金三兩幾無以斂貸于姻戚乃克襄事四月起南右都御史先時吏部尚書鮮以他官起者閒借起亦必用原官領之屠襄惠掌都察院楊襄毅嚴恭肅掌兵部皆仍冢宰銜卽公前一人南大司馬楊公成起掌南院亦仍故銜獨公以右都起蓋政府素嚘未釋名用之實抑之也然公捐館已可百日矣浙撫按兩公聞之急以請卹疏上　詔與祭二壇遣工部司務馬夢吉治塋贈太子太保謚恭介錄一子入太學蓋仍從冢宰例云而都憲公廕竟復

與光禄公子啟孫今爲袁州府同知公爲人廉直細行必慎余自幼與公交未見有纖毫過清節聞于天下至取人則絶不苛責有一善則力爲稱譽然主在辨真僞尤重大節寧取有瑕玉碔砆雖瑩白弗眩視也好讀秦漢以前書刻意古文辭即小劄無不經意能竟何自苦爲公曰第恐才謝左馬爾果勤成一家常有志全史余曰司馬公通鑑唐公左編讀者皆未言後世必有鍾期未必即以覆醬詬也然竟未克成卷詩文若干卷公初娶于邵崇明縣知縣雙栢公炤惜哉宅兩經火著述稿多不存今存者有奏議若干

女累贈宜人繼娶于徐興化府同知鳳山公希明女累封宜人男子三長啟端邑庠生今廕國子生娶福建按察使顧公褒女邵宜人出次啟章邑庠生贛州府通判龔公衍女次啟竑娶山東左布政使鄉公學枉女俱徐宜人出女子六長適瀾州知州張公元慶子監生汝達邵出次適平陽府同知史公自上子邑庠生元衡次適舉人趙公應貴子瑛次適臨江府通判邵公埏子鄉公子光綍次字雲南僉事胡公時麟子鍾是俱徐出孫男二本暐端出本述童出孫女二端出一童出一公高勳偉節著于 朝

端今　天子方命史臣啟金匱石室以隆大業則不
朽者當在彼矣啓端等下其年月日葬公于某山窀
中石未勒將以乞言于　當代文匠命余狀之敢述
所見聞徵鴻裁焉

明累封通議大夫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
都御史湖西李公行狀

公諱昭字良材我于
先太僕兄爲長垣令時拔我于田諸生間既鑛又與
于田偕舉進士知湖西李公事公諱棟字良材我于
田父也其先蒲人蒲子路昔所治邑有三善稱者也
國初時長垣縣有水患城壞徙治蒲因城蒲而李
氏在城心爲望族始祖曰瑾瑾生公度公度生鐸鐸
生蓁蓁皆不仕蓁生盱盱丞誠始仕大學儒也有吏蹟
生贈公繼古是爲公父李氏世豪於貲邑中有大繇
役必首李氏於時盱盱丞方家居有五子率多畏事

自逸無適任旹聆公察諸子中無如贍公才乃曰汝其爲我主辦遂以第四子攝家督縣庭事咄嗟即辦無低回中戶以下皆受指使磊然魁閭市閒凡邑人無不知有李季公者素善酒里中飲無季公不樂浮白懽呼往往達旦甫三十竟病酒而卒止公一子方七歲配張淑人守節自誓惟懽孤弗長不令學既婚乃受經于外父吳公略審問即知其意大喜自恨學晚益僕僕誦習不懈吳公歎異之曰此富室子也又早失學何遂能如此典李氏者在此子矣顧自贍公歿後家政莫歸產漸落衆懽久益弗支乃議析產是歲嘉靖壬子也先此幼公已殤乃悉取田宅四分之公惴惴退遜惟諸父命得田二頃宅地一區無屋張淑人不樂時涕泣公婉言慰之因即田中翦茅以居勤督耕不避暑雨所穫常倍他田謹節衣食寸帛粒粟不妄用積數歲畝入益厚乃益置田已乃即故趾治邑中宅宅踰諸父自出分來不十載復爲富人然儒業廢矣有二男子皆聰俊次即于田也公乃請於母淑人曰兩孫賴先人遺澤能趨拜矣視其質不當終爲田家子令業經術如何淑人喬涕曰若祖太學選士也後止小就常不快汝父困於里役欲學無暇

意常在汝汝不幸少孤零丁稚弱我不欲苦汝誤汝
業至今恨之兩兒秀骨可徒令以力田老乎是我志
也然則我攜之邑宅令就塾師學汝仍督耕耘衣食我
母孫自是兩稚子隨張淑人入城而公居田中益勤
作業數日輒一入城覲母問市酒肉爲歡母前酒酣
念往事或欷歔泣下曰兒可不力學乎不念爾祖母
三十年煢煢青燈邪淚墮酒杯中兩孺子皆泣淑人
亦泣侍婢皆感動歲中如此者率四五焉隆慶戊辰
我兄令長垣平賦役知往年邑巨室爲李氏已中衰
近復起有李某者能讓產居其薄竟自振已而試于
田才知爲李某子益敬異已又問知張淑人守節事
達之學使者奏于　朝旌其門焉是歲淑人年六十
也萬曆癸酉于田舉于京兆第二明年登進士除嵩縣
知縣迎公養不往已乃往一視匝月即歸與于田夜
坐惟談吏事凡錢穀獄訟及他細事無不問煩絮不
厭知于田良於吏大喜時于田方以催科緩爲上官
呵詰乃更益喜曰甚善作令宜如此及出金治行則
曰汝非祿仕者何爲爾幸不減吾產足矣丁丑于田
績滿公封文林郎嵩縣知縣配吳封孺人于田製冠
服進焉公率婦服之拜於張淑人前淑人喜曰兒官

亦遂如孫耶不孤我顧復汝矣顧何由及汝父公感念泣下其在閭里則惟田閒服曰寇帶殊苦人邑君以鄉飲請止一往已于田擢南工部主事轉郎中壬午　皇長子生加封公奉直大夫營繕郎中吳進宜人是冬于田調南吏部丙戌擢河南提學僉事公事語笑又二年淑人病公憂之寢食俱廢及卒哀泣骨立曰吾母非他母倍艱苦矣晚歲幸稍娛何遽奪也于田爲督學勞其閱諸生藝字句必識衆大服然以是稍瘁已遷衆議復爲山東提學副使不勝勞將欲乞歸公報曰爾校藝損心是宜少息業已爲爾治室廬辟園池矣爾歸可也俄遷河南參政擢太僕少卿遂不得告迎公京邸公入瞻　帝闕觀西苑又出郭西遊西山諸名刹兼覽都城郭之壯人民貨物之凑歡曰我下里老農也非君恩何得與此觀此來不徒矣古所稱清都天宮寧距踰是尋歸甲午于田轉右通政東虜告急推右僉都御史巡撫遼東欲暫歸一見公公聞之以書諭止曰東氛甚惡何得言私亟行無以我爲念是歲冬于田大破虜於鎮武堡斬虜首

四百餘級獲橐駝馬等數千匹　詔下錄功晉于田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贈公父封公皆如其官配張氏皆淑人廕錦衣衛正千戶世襲公喜曰茲乃得及我父矣惜不令我母生見之因詣書于田曰汝祖棄我早我欲養無由也後事祖母雖朝夕不闕然田夫養耳其以報罔極者與有幾汝不記燈前握汝手持盃涕泣時耶今　天子嘉汝之功施及祖父母使我得徼寵於九原以終母之志不令我父湮滅不聞汝之報我者厚矣我生食豐稔於今六十年於公家靡黍累效今貌夏卿名畫錦偕三品其何德以堪之是惟在爾爲我報父母惟爾爲我報　國家惟爾勉之致力於邊以夫念我者移之　至尊是爲代我是爲重報我雖與汝長隔千里我心慰也無輕言歸先是于田懼遺公憂常思歸及得書遂不敢言後二十年于田病甚告歸公勞之曰孺子歸邪室廬園池無恙也第汝顏加蒼矣是時長君困公車久罷業公曰我倦矣自今日始田事汝雲龍主官事汝化龍主皆專行無閑白我我當作散人嘯傲林泉間耳長垣多貴顯者於時有成崔王諸父李杜于倦遊諸君乃相約爲會或酬飲於家或行遊山澤間率兩三月一

週又問或弄孫膝前呼兩手佐酒引滿自適凡歲課多寡物價消長與夫郡邑酬應往來一切不問有道及者如飄風過耳頃之忘矣因歎曰吾今而後知爲人父之樂也如此二十年吾願畢矣無何播州之患作歷數賢公之撫不能定廟議王勳於是衆推轂我于田起家以原官總督川湖貴州疏辭　不允且命兵部遣使促行是時公年六十八矣于田重遣公赴難之公曰　君父一也今爾在外我以一介召爾來爾可以他辭解乎且今賊深矣西南方苦溺焚爾若辭當誰往者告無益徒費時日不將遷延誤事機耶于田曰大人景暮柰何公曰爾輩自欲息我紛拏耳不者我且以十年總家政何云暮也且有爾兄在何慮于田遂行自于田發家時賊已破黔兵屠飛練堡甫抵川賊復入蜀殘綦江城殺二將馮陵兩省氣鋭甚公聞之曰我　國家力方完幺麼小醜何能爲也孺子必辦破之已于田書抵家備言賊可滅狀第云須一年所公曰宜然矣安可欲速先是于田無子至是連舉二子公甚喜及秋長公忽遘疾卒冬于田配王淑人亦卒于田私自念今爲獨子可請歸養則公書又已至曰家難連構知爾必念我顧此何時也

既何擔可中卸邪汝前謂須假一年力今已半載疏
陳必　下部議遲回商確間動經旬日自川至京往
返萬五千里即得請亦須人代汝比至則暮歲外矣
慎無懷他念徒亂汝志可一意禦賊滅此乃圖歸何
患不遂于田亦竟不敢請是歲于田三品績滿晉右
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　王師久未解嚴飛語陡起
謂賊且據有西南湖東西河南北皆脩備輕信者或
遂授兵登陴于田慮公有惑數致書言已得賊要領
刻期可破公稍慰然捷音不至公不能無中疑歎曰
此賊竟不可破耶兒盡瘁職也顧　國家事若何報
竣俄而疾作食頓減已又嘔血遂臥不起家人或爲
好語慰之曰有邸報來賊滅矣公曰果滅予起北而
呼萬歲者三遂卒後兩月賊竟平滅自初進兵至此
甫可一年如于田言于田方圖歸訃忽至于田驚恨
甚悲痛幾不欲生哀請即歸　不許推新城王公代
踰年　命始下于田數請前後凡八請已王公至乃
得代歸以于田在行間久　詔與二品祭葬公爲人
嚴重不輕戲笑尤謙退下人後封三品貴矣於故舊
禮貌無改見閭里下輩尤益敬與均與田夫牧豎言
惟恐傷之敦於親故好施與兩妹一適邢氏一適時

氏皆養之終身族子貧者度能持籌則與之母錢俾收息自衣食不者授之事量與衣食婚娶皆助給之構屋屋數區以棲宗黨姻屬之無居者鄉里宴人子亦時時周之寬大能容不喜言人過失每懷止足之念晚節貴顯常告家人曰過分矣宜貶損惜福無使享盡與于田言未嘗一語及宦貲力作起家然不瑣瑣其朴直尚義蓋天性也公生嘉靖壬辰六月二十九日卒萬曆庚子四月二十二日得年六十有九配吳淑人太學生吳公道南女子二長雲龍太學生娶邢公遵規女繼孫公朝衣王公用中女次化龍即于田娶王公繼府女累封淑人女二適唐志雅張一鯨俱其衛鎮撫雲龍三子四女長不矜爲于田後聘御史崔公邦亮女次不伐娶崔公景福女次不盈尚幼長女字庠生秦公衍慶子其次未字次字太學生姜公聯芳子其次字通政參議王公永光子其化龍今一子二女子不驕仍聘王通參女長女字御史崔公景榮子其次幼崔公邦亮東明人餘俱同邑人于田卜以萬曆壬寅十二月十五日葬公於城南魏村之原將乞碑誌於當代名公走介數千里屬鑛爲狀鑛於于田交至厚不敢以不文辭謹條次其事備裁擇

封通議大夫南京大理寺卿中霖沈公行狀

吾姚沈氏居半霖者最著其先周珊季食采於沈丘因氏焉後散處吳越間不知於季何別也相傳宋末時有某公者失其名居浙之東陽云以孝廉起家官至提舉判餘姚州事遂家餘姚生二子仲二元江西行省廉訪副使仲三翰林學士承旨又數傳而爲定一宣教則承旨公裔也生伯鱗伯鱗生沂沂生新新生養性處士德宏處士生鴈山公諱堯孚溧陽丞累贈南大理卿是生中霖公諱譜字世卿幼而秀頴讀書輒窕精意鴈山公以邑有秩入爲諸曹令史公

從侍京師占籍金吾補京兆弟子員年二十餘先文恪公官翰林公來從學初見試經義一篇俊拔絶流俗先公大異之既去先伯父都督公問曰新學子如何是歲嘉靖壬寅先公曰明年八月九日沈生不河魚疾必領京兆薦無疑矣公時數數來來必移日說經校藝術不輟先公嘗戒門者曰汝勿輕視此少年行即爲公車士矣以是門者見公來將命甚恭先公經徒甚多每閱公文輒擊節忌者或不服則雜取制義十餘卷以視盧都運連城公而寓公卷其中連城公閱他卷不終篇輒棄去至公卷則手之不置閱畢謂其人曰此誰氏子年甚青非積學然出語則異衆僕前曾贊公文然止可八分中若此君十分中矣公又從學於大司馬見海翁公翁公亦甚奇之明年癸卯公與余伯兄冢宰公俱登順天榜先是公嘗講習白塔寺有友十餘人而與翟公鍾玉者特相暱翟公蓋亦先公門人一夕私相與曰今秋庶幾獲售者惟吾兩人餘皆非此家語可預決矣第文用尚未可測耳文用者余從兄岳州公也或自窓外竊聞之大憤恨因群指公爲輕薄及秋隼白塔舍與選者果惟兩公及岳州公余叔父參軍時亦爲諸生試不第乃語

諸訾公者曰公等昔憤恨於世卿言今如何邪則皆默然今時士領鄉薦則刻齒錄錄皆有號公見先公請號先公曰子不居半霖乎即可號申霖無何京兆諸生大哄謂子弟籍宜視編戶爲定凡非士著者皆在訟中　詔下禮部三等定予奪而公與都憲會稽陶公大順俱罷歸越郡岸食廩人皆謂壁破不可復完而公謂鑠金可重鑄也閉戶理故業益勤勤勉勉不少置學使者來公與陶公每試輒高等既鴈山公罷溧陽歸齒益繁宦資無餘朝夕或不繼公則出授經他郡戊午南冢宰邢臺王公本固來浙中當大比士襄公罷歸時部議云仍准本省鄉試　詔許之故學使者即試公高等遇秋期仍援部檄與陶公俱別送或不試輒送以是藩臬諸公每入闈輒屬目兩公是秋放榜陶公名在第四後復得公臬使曰向籍黜者已中一人矣可再乎而王公公同舉士也目眙然內懷嫌遂罷不錄是時公年三十九矣既再牧又復用前事罷自知數奇則稍稍倦業惟以未罄者訓諸子二子在黌宮皆翩翩有時名而次君徵甫尤雋甲子徵甫中浙式公與俱入京師徵甫蓋生京邸寔癸卯冬公時方爲人訟罷不懌而吳淑人忽夢吳翁來

撫徵甫頂語公曰壻何憂異日當取償是及是公徘
徊舊邸慨然太息曰夫孰非命令宿逋果償矣茲非
生兒地耶吾遇與吾兒遇奚以異且吾雖格於例然
名既已顯晚見兒早發又何快也彼時猶未知徵甫
今貴顯如此也隆慶戊辰徵甫登進士授池州府推
官已遘吳淑人憂起補青州萬曆乙亥秩滿例得封
公如子官公猶趑趄難之蓋壯心猶未灰焉族戚咸
勸不獲已乃就封已卯封奉政大夫南京吏部郎中
癸巳封通奉大夫江西左布政使丁酉封通議大夫
南京大理寺卿而徵甫自江右入爲順天尹也都人

士競視之謂是昔年罷去沈徵士子故同升諸君或
尚在咸嗟歎不已因脩世講而徵甫皆以父執禮事
之京都稱焉公樂郊居舊廬在半霖去邑城可三里
許非慶弔不入街市日惟與農父往來田間少時不
問生計吳淑人逝後乃始課稼穡事家視昔稍裕又
徵甫祿養不匱肉食日可具然公不求豐刈稻積庭
前歲釀酒謹察雞豚之畜客至或留飲不則獨飲陶
然自適醉則齁齁睡矣人或談及世故不厭聽間或
伸眉抬掌寄感慨之懷性坦易遇事不能忍然旋即
忘之余叔兄太僕公既與徵甫用舉進士余亦善徵

甫視公爲尊行而公以出先公之門深折節下之每
見必豐豐談昔先公講藝時事如在昨日及太僕兄
季子與徵甫女締婚則大歡曰吾辱先師義甚深今
乃得託葭莩使孫女撫有孫氏室也丁酉徵甫以大
理奏最便道過家念公老三上疏乞休不報已亥遷
南工部右侍郎公强之行公生正德庚辰是年八十
誕辰在十一月九日徵甫將遣孫男歸爲公壽公康
强如昔入秋忽遘腑疾數日小愈起步中庭視傭保
操作日晡假寐遂卒寔已亥八月六日也徵甫疏請
詔予祭葬如令甲嗚呼茲乃吳翁所謂儻者哉雖

然寧詎盡乎配吳淑人功曹吳公必仁女先與鴈山
公配某氏皆贈夫人今從大理改贈云側室二人靳
氏巳丑卒又納韓氏皆名家女吳淑人生四男二女
長男應欽邑庠生少錚錚欲先人今六十矣猶老諸
生間娶宿儒邵公寧女次應文即徵甫娶封考功主
事俞公天祥女累贈夫淑人繼庠生童公汝龍女累
封夫淑人次應鱗娶庠生陳公國生女又次應暘娶
某縣典史洪公炤女鱗暘皆早卒長女適平陽府同
知史公自上子庠生元烝與余善次適太學生陳公
元正子庠生大勳靳無出韓生一女許江西按察使

張公對子貞元孫男六欽生景元景淳景明元庠生
娶徐公某女淳娶周公某女文生景
初景璲初舉人　娶江西僉事史公元熙女繼庠生
陸公大柄女璲娶臨江府通判邵公埏女繼余族姪
金吾鎮撫如鴻女麟生景裕娶孫公某女暘無子以
景明爲嗣孫女二欽女適庠生談嘉猷文女許余兄
太僕公子如渾會孫男五元子之豐之泰初子之閏
受徵甫簷爲官生娶余甥河南吕少參　胤昌女次
之履璲子之恒余自幼侍先公及伯仲兄習聞公行
事近又數厯公接引茲文學諸公以行狀命謹述大
畧備掾筆鉅匠裁擇

鄉配陳宜人行狀

陳宜人山東左布政使肖巖公配也系出上虞之
山先世世有聞人父懷梅公祖父梅軒公皆不仕而
梅軒公强學多識烟然抱奇人以隱德高之懷梅公
娶黃夫人以嘉靖丙午九月二十四日生宜人幼聰
慧善解人意梅窓公異之曰必以配雋士以是遲歸
盖乙丑年二十始嬪于肖巖公云是時舅封禮部龍
巖公尚滯諸生間而王舅石泉公繼王姑符夫人俱
在養姑丁宜人主内政家無饒貲龍巖公又之他郡
授詩伯仲二君皆從應門之童宜人從長姒金孺人

佐姑治內身烹爨之役視尊人顏色上下夜則績紡
矻矻勤苦矣外家有所遺必以奉尊人寸絲隻禽未
嘗私也無何待夫人卒窘乏莫克舉喪宜人不俟肖
巖公言即出嫁時簪珥鬻以給費無難色於是親黨
翕然稱鄒仲婦賢隆慶丁卯肖巖公舉于鄉明年登
進士授溧陽知縣壬申入覲以爲禮部主事值　覃恩封
王事妻安人於時石泉公已棄養奉龍巖公暨丁宜
人就祿京師郎官祿入薄無能豐養然宜人甘脆必
親調務以適二尊人意舅姑甚悅之勝彼豐養者也
萬曆乙亥肖巖公進員外郎丙子龍巖公授武邑知
縣之官宜人念丁宜人無以爲歡則命長男光緒
往龍巖治武邑有聲丁丑上計京師遂乞致仕受禮
部封復從仲子養是年肖巖公進即中戊寅　覃恩
封郎中妻宜人人言宜人精敏有心計能持家絲縷
醯醬之微皆盡其理鞭朴不行而奴僕畏服梱內井
井余與肖巖公同在郎署者數年見其不問家事而家
事治時過邸舍飯或饋食署中品不豐而一一精潔
適于口信內政之有紀者也已外肖巖公遷河南歸
德知府壬午進江西副使癸未改提學二尊人皆就
養俸入漸厚宜人奉之益加敬孝乙酉肖巖公擢廣

東叅政龍巖公丁宜人以老不往獨宜人從丁亥肖巖公以賀　聖節入京還過江都納側室白氏是時宜人已有二男三女而肖巖公與宜人雅相敬其內政宜人專行者尤多人咸不意肖巖公有此舉聞之皆謂必不相能也比至姚宜人撫之如女無但無譙訶且善調護之爲之曲掩覆其過一日衣置於床忽有所汚宜人驟見之愕有斥厲聲已知其爲白也則以不知自過重自悔且婉辭善慰諭之人謂失誤白良有焉即斥厲之不爲過矧出不知既不知亦已矣似不必婉慰諭如此夫猝出不意可以

人蓋其愛護出於中心非矯也是歲復從肖巖公之廣東與白俱留長男光緒於家侍祖父母養戊子冬龍巖公卒肖巖公奔喪還姚宜人助襄大事如禮乃吏部不知叅政遘艱也擢肖巖公雲南按察使辛卯服闋詣京宜人曰白之來五年所矣未得省其父母茲行道江都可與俱令得歸省也於是白大喜過望而鄉里聞之益驚頌宜人之德云肖巖公行遂留白江都而身至京復除河南按察使則以白先赴任而宜人奉姑丁宜人後徃焉是時白有一子一女宜人念其体弱不能以兩孩勞也乃取其子自抱之鞠育

加於所生有小痾輒涕泣忘寢食癸巳肖巖公擢湖廣右布政使甲午轉河南左布政使乙未徙山東丁酉丁宜人年八十臥疾山東官舍宜人奉湯藥惟謹自春立夏弗少懈丁宜人卒朝夕哀泣治喪遂遘疾宜人自在廣東時嘗疾二月幸而愈至是憂勞甚精神益瘁舟歸抵武進白所產幼男患疹宜人力疾抱持之比至家丁宜人喪事劇而幼男咳疾纏綿弗愈宜人僕僕綜理家務又且撫視幼男疾不置病日以增側室白曰夫人疾如是柰何復以兒子爲累乎請身鞠之遂挈幼男去而宜人猶不忍捨聞咳聲輒嗚咽念之十二月二日宜人竟卒踰月幼男亦卒痛矣

凡婦德勤劬能持家者常有獨能容者不常有間有之又或短於持家故兩者恒難兼也若宜人者身理織爨米鹽靡勉纖務無不綜覈於持家非短也乃顧能容如此豈非天性惠善不纖毫爾我於心真賢者哉往白之初來也宜人接之有恩里婦忌之曰初時如此後未必常能爾邑人聞者曰且無逆料其終即勉於初亦可謂知禮矣乃今久之竟不變且有加也賢哉賢哉宜人長肖巖公一歲享年五十有二男子三長光緒國子生娶余從子翰林院檢討如淳女次

光緯聘吏部尚書心穀陳公女宜人出次光紘即後宜人一月亡者也白氏出女子五長適縣學生鳴陽黃公子相儒次適彰德府知府忠嶼史公子可久俱府學生次許字心穀陳公子啓竑宜人出次許氏兵部主事喻齋張公子夔熊次尚幼白氏出光緒生女二未字先世詳余所撰龍巖公行狀中余與肖巖公交最深於宜人內行頗耳之久二子卜　年　月日葬宜人於　山將乞銘於　當世鉅公屬余爲狀謹次如右

呂母俞孺人傳

呂長公者四方之士也厄於麾官不得試然好談世事喜賓客日僕僕無寧時夜寢早起爲人請求事勞瘁自苦乃大喜少暇即閟以故即姬侍蒲前落落也年踰三十無子鄒安人久不相近他姬產者多殤會以中書舍人銜使　命過家呂氏故自新昌徙有俞氏女方遲歸遂以副室受禽即今胤筠母俞孺人者也於時鄒安人無恙也而遂持家政纖細井井尤核於耕穫菑畬之箕以故產日益內外皆服即諸姬俱靡有面背言太傳夏夫人亦重之歎曰此眞吾子婦

也初舉一男聘朱太保文懿公女不數歲殤乃取其
姬女育之年四十始生胤筠祠部公於孺人特以禮
相賓弗甚愛愛者乃在他姬孺人不以爲意乃友以
愉色和之閫內熙熙如也長公自罷祠部歸餘姚喜
事如昔旣閫政有所委益好遊時走姑蘇維揚而吾
省城爲多省城有田宅與家無異然孺人不從以有
武林諸姬在也世故益習　朝政蒲胷中叩之如響
每過家必晤余語未嘗不移日然不及田產事孺人
亦恬靜弗炫露卽至戚中子不知有孺人也晚而析產
有子五人孺人拮据半生惟拱手受五之一或勸可

取其膏腴者弗應祠部公卒珍玩書畫悉檢出付諸
嗣君他姬所藏者或私匿之不問也已而諸君或奢
靡損業獨胤筠者不動郡人皆曰葵陽諸子惟季公
能守其業孺人力也胤筠今爲太學生好文娶鄭按
察一麟女然未有子所育女適胡督學琳子太學生
褒孺人新昌大姓曾祖父鐸左布政叔祖父深侍郎
則全僉事二公皆文安公門下士父時本處士也初
遣妁時處士若色難之僉憲力持盟遂定孺人後祠
部公四年卒祠部公諱元相國長子自有誌傳
贊曰內德甚隱非其親曷弗知故錚錚者未必果賢

也不知其母視其子令美箭好讀書盧閭居自守此可窺母德矣昔人評梱行以不見述於人爲賢故御者婦樂羊妻或猶謂掩其夫矧攝內政者哉愼無爲善竊爲俞孺人頌焉

少司寇邵公像贊　有序

昔權相不爲父持服追於清議踰年乃請暫奔歸送葬　詔許之仍促其期若云事畢卽還輔政而某公者意猶未愜猶順指私人將以蒲是時余以禮部員外郎于役吳中徐文貞公謂余曰聞南臺有疏促太嶽余曰有某公者已在　朝矣而北不聞想無也比返京師則某公已在南臺有馬南北若相反也臺則臺竟獨無疏其九卿及省有馬中故事建白牌在某道則掌道者爲疏首太倉吳君之彥時當建白一時名譽翕然歸之張儀郎彥曰非

也不知其母視其子令美箭好讀書盥閒居自守此可窺母德矣昔人評梱行以不見述於人爲賢故御者婦樂羊妻或猶謂掩其夫矧攝内政者哉慎無爲善竊爲俞孺人頌焉

少司寇邵公像贊 有序

昔權相不爲父持服迫於清議踰年乃請暫奔歸送葬　詔許之仍促其期若云事畢即還輔政而某公者意猶未愜猶顧指私人將以蒲是時余以禮部員外郎于役吳中徐文貞公謂余曰聞南臺有疏促太嶽余曰在某公者已在　朝矣而北不聞想無也比返京師則某公則掌道者爲疏首太倉吳君則臺竟獨無疏其九卿及省有焉南北若相反也臺中故事建白牌在某道則某公之彦時當建白一時名譽翕然歸之張儀郎彦曰非

獨吳力尚有資深者持之爾詢之臺中乃知持之者爲吾邑梅墩邵公也左僉都王某憸人之魁時相所最暱擅臺中事權在左都上左都某畫諾而已見臺中無疏則甚恚非但爲時相惜失此疏且已方佐臺爲腹心交而令不能行於諸御史使左右如意則何以報相君以示負弩先驅之志坐公堂上挾臺長爲重授意諸公諸公方集司務廳相顧莫有應者則急呼朱某來暑方酷甚某至稅帢服攬筆立具草衆訝其敏左僉曰甚善邵公默不出一語朱卽以授吳臺中重先進凡公疏皆取裁焉非許可不得輒上吳以請于公公曰徐之母草草吳遂將稿歸稱病不出會省中疏上公謂吳曰足下名已著願少忍毋爲勢奪也無何果有索前稿者吳堅不發事遂已後二年余在吏部公以六年滿謁部從吏以門帖上諸吏部素不識公者爭趨前觀之中一人曰作何貌聞此公甚有節槩是前持催元輔疏不出者既見公魁岸重厚乃歎曰偉哉果不倫視其意若得識公爲幸者爲然是時吳當其名公又弗以自矜故傳者少嗟乎使公當初發時而奮正論折之豈不名震四海第果如此疏決上矣夫其時彼賄人不異懸金國門其欲掠謫

而自爲功者孰非是惟默示之若無所短長而以不
動如山終焉彼誰適爲謀此所以竟寢也此自閑臺
中大體若爲一身立名則危言勝耳相君亦微知之
後公掌河南道因共論京察斜拾事謂曰建白有牌
謂值者拜疏耳乃主可否者仍河南道耶公曰然葢
默念往事云顧其公意況慮深不修郤旦夕其意亦
以爲在吾彀中施之自有時何疏悉爲故公雖爲所
銜仍得序擢大理丞會其公卒公遂游蹲顯秩假使
在恐公亦不能終免也余讀公表誌狀傳獨缺此事
因賛公像爲述其大都焉彼時南吏部尚書爲吾邑
趙端肅公南給事則詹公沂今爲南太常少卿賛曰
相焰孔赫當之者鑿持重弗同曰有邵公不受其名
禍亦弗從宵壬有徒若在銜中按江南北暨江之右
匪矯匪操惟法自守有折其心莫毒其手彼焰既滅
公仗庾鉞遺艱起楚載揚偉烈乃領南臺旋貳司寇
飄然避言卷猷未究其在于家恢弘好施人詠其德
或待以炊與物由由涯涘罔窺我稔公貌追倍談笑
彼顧識者輝鳳蔚豹丹青在堂彷彿亦肖

祭大司馬見海翁公文

嗚呼代出碩賢誕生自天畀之民命鴻猷是宣未究厥宣是虛其賢高位雖登雖享遐年九仞一虧衆淚潸然於大司馬吾姚聞氣甫踰弱冠遂登上第金聲辭擅氷清節礪克勤躬瘁無垠心計一時聲稱褒然有異畿邑渠順江右寇白水部比曹夫誰與埒造士中州傳妝其傑督儲吳會海鯨蕪捷南楚東秦領袖藩臬利亦益鍊霜操愈潔開府南服明察以仁盡法猾魁遺惠善民再起治河漲流是湮舳艫無恙禾黍如雲入貳司寇止辟克慎手治爰書詢情必盡執樞

陪京頹綱是振詢材察伍增隆榮問台垣有望群哲
心歸鮮組飄然高卧海涯公位雖高屢阻于讒初改
選曹卽中彼憸在臬在藩咸因久淹懸節大梁稅駕
嶺南撫吳弗竟留機暫參未奏其鋒皆挫於銛然公
名重雖讒弗害督學仍陟衡戎旋寄左轄如期司空
執契所可恨者晚有齟齬方期當軸驟然投杼卷跡
閒居歷廿年許論公材德所抱實宏班掾修辭韋氏
窮經賈傳童奏張相童程趙尹摘伏魏侯綜名凡所
薦拔無非俊英但有建立皆爲準繩文武逢原巨細
皆精宜持臺紀宜秉銓衡輔佐 聖皇坐致太平云
何姤心抑我明德徒欣屢起終阻一躓大業未弘遠
施竟窒誰作厲階傷哉冒嫉某等謬叨世誼更聯戚
姻仰止高山懿德是親每於晉謁得新見聞如父如
師導我殷勤值茲大故有傷于心斯世何辜不被商
霖正類俱悲問天無因生賢阨賢誰執其均敷衽陳
詞掩涕濕襟

祭廣西按察使完愚楊公文

吁嗟我兄秉質純粹紹業儒家聯芳甲第笠仕秋曹乃在陪京忠信折獄得情必矜惕中見白險謫吐誠敦以恬和宦譽用成出守臨川政先仁愛勸農興學誨其不逮公平有執猾夫心戒四境輯寧夫不夜吠乃遷嶺梟仍徙豫章聲色弗大憲紀聿張吏範其身威嚴循良尺寸有衡樹表中央衆知東省三吳攸寄催科弗苛誘以好義曲慰閭情靡稽王稅澤洽部簷有孚我惠生平簡澹要門弗趨階秩漸崇侯問仍踈序晉臺使遠走嶺隅我志弗移彼望竟虛遂捐新紱

言歸故廬優游林壑遲問里不激不隨無愠無喜
怡情奕枰課業耕耜諸男林立孫曾趾美養志不匱
傳經有人秋闈候捷錦旆行新有負弗責種德以仁
有忤弗怒包荒以醇歸踰二紀年逼八旬道履其平
衍率其真難知者命莫贖者身溘隕朝霜誰挽去輪
教言燠寒痛痒如切在身敬父弗渝愛稔彌敦值茲
大故有淚潺湲陳以蕪辭酹之清樽霊也何之冀鑒
如存

祭管憲副悅齋文

嗚呼右族惟管偉賢代生發祥于公早歲聲譽逸思
泉湧文日有名多識前言反約六經未及壯年鮮褐
帝庭筮仕秋曹如亦發硎分理淮陽曹政是繩會計
有宜綜核必精暨調夏官聞譽益騰惟大司馬堵面
心傾將借前籌以掃攙槍忌者構隙一麾江城公也
飄然蒂芥弗攖矢心治民問俗省耕惠洽澤流蘷黃
與衡乃遷臬副作障蠻荆兼司校士俊乂秉程戎備
克宣經學以興卓哉爲憲文武道并方期鳳舉忽中
青蠅四旬甫踰即鮮塵纓宏抱未宣衆憤奚平公獨

坦如有遺其榮寄趣泉林怡志友朋或玩緗編或隱
楸枰奕矜陌陣文擅敷瓊對豐角勝浮白弗停探籍
會心亦侑兒觥懽寧卜夜飲或達明神王骨殖如日
方升惟愁樂減孰問年增去歲仲秋驟疾忽乘會未
浹旬遂返幽宜事出不常聞者咸驚豈謂斯人不享
遐齡所可慰者令子崢嶸雄篇藻發邁越時英鴻漸
有期巍科必登紹公芳範世德克承其等自交自昔
姻婭相仍朝夕過從義倍于恒陡聞凶報心裂腸崩
歲月如馳冬霜再零寒風蕭蕭雲鴈斯征永訣在茲
悲痛曷勝肴蒸匪甘奠齋非清拜陳誄辭祈鑒寸誠

祭沈封君中霖文

維天報人必於其天非此其身身竟食全沈出自周
散處越東鍾祥姚里是生封公於維封公天與異質
受業先君麗辭泉溢是時業經濟濟俊英有我叔父
爰及諸兄枝藝程能惟公擅聲嘉靖中襲其歲癸卯
公甫踰冠頴援京兆與我兩兄殫冠皆早占籍尚新
沸口乃騰勢孤援寡返業越黌和璧既缺孟軻孰補
公也矻矻篤學良苦戊午浙試復嘗見收既收乃捐
命也何尤生有諸子翼翼濟美清才秀出仲君尤偉
仲君誕生實癸卯冬公孩勿拂意室免得雄爰有吉夢

謂償失弓仲後顯達公遂受封郡理銓郎藩伯廷尉
四　錫龍章不仕而貴優游泉林與野人居新舍多
穫醇醪有餘三十年來福與歲俱更有諸孫藹藹庭
趨世業克承孝謹不匱初履若蹇晚享寔備以償往
契弗啻數倍令德考終恩來　九重錫奠卜兆光施
窀宮延及後胤遺澤靡窮所徵恨者八秩甫屆仲冬
初度兒觥有待慳此數月大慶弗逮考祥元吉九仞
一簣鑛等世講兩世時挹春温近聯姻婭宿誼彌敦
仙輅將發清酒在尊令儀不朽矣庋庶存嗚呼哀哉

祭史邑侯父文

嗚呼天產德人潛跡名區步矩履繩籍詩被書敦于
彝倫內行卓如生數男子崢崢並秀長公脫潁花封
績茂　龍章錫翁華之晝繡執法南臺榮名方奏仲
公綰綬侯我邑姚矯矯蕭隅示民不恍部屋必周宿
蠹潛消如翁顧侯鞠育心勞更有叔季孜孜講藝拾
紫無遜搴旗執契翁也履亨身其康疆收息於子百
順是將魚鳥爲娛泉石倘佯頃曾從侯覽俗我邑供
億靡奢德義爲則觀侯仁恕嘉侯易直民戴我侯沐
德以舞宛病獲醫類嬰飲乳仰止我翁爲衆父父力

業食息匪翁曷怙暫來仍去蒿目江滸惟祝翁牟躋耄躋期稔侯之績育我烝黎覩侯業成更渥　恩貤壎篪在庭遽戲萊衣膝爾計聞使我生悲侯也呼天五内如裂長訣弗親覩兔飛心絶我民懷侯莫卧其轍爲侯助哀淚沾聲咽其等義在編戶浹侯渥慈計翁歷年七旬甫奇福祉方來稱慶有期矧侯莅政尚未及朞因翁失侯豈禁涕洟念翁素履既享完福惟茲年歲微爲未足慶吊相隨其期何速天高難問孰爲倚伏陳之束帛申以誄辭千里霊輿悵恨莫追嗚呼哀哉

祭羅太夫人文

嗚呼稽山南峙其色常新越海北睨洪波含淳誕生鉅公惟太夫人蔭于子孫惟太夫人于嗟太母奠基也厚發祥沈丘宜城是偶爰在漢末亦既稱右歷千載餘益昌厥後封公有德獨善鄉閭嗣祊季父孝行莫如粤有淑媛克拮克据羅宗日強帛盈粟儲瑟琴靜好産四男子伯魁大廷位典邦禮仲成均業叔句廬仕季掇于庠奮飛攸始孫暨曾孫濟濟前庭繼志衍慶在雖在蠆不愧世範咸明遺經賢譽四馳巍科待登惟太夫人備享遐福有煒象服有腆天禄如賓

偕老俾爾戩穀繁祉攸錫惟日不足子養無方宗伯
績成台垣虛席榮名益增百順旣諧五男奚矜耳聰
目明不杖而行命之不淑長公晚委慈志良悲猶善
自慰子孫衆多色養弗改踰耄望耋神溢壯倍福履
攸完考命乃終賜祭予葬　卹典攸隆積善有年食
報宜豐鄉邦矜式閫教斯崇其等託誼世講更聯姻
戚懿範素仰慈顏未覿遺茲大故悲來哽咽臨風三
酹來歆來格嗚呼哀哉

祭劉母蕭太淑人文

嗚嘻茲人遺福甚難壽康寧考終乃足稱宛彼淑
人女中貞宿生有顯子克享天祿初食祿時尚未及
艾偕我隱公積善梱內令子道徵簪官儀曹與雚徵
等講業論交德義相磋期于久要閒兩尊人知享方
饒無事華居安取美肴訓俗教家惟德是操乃沐
榮封踰華衮褒既我道徵爵秩荐崇敷歷藩臬晉中
丞吳中色養無違五閈益隆後請告歸仍起楚中會
未及行而翁忽告終道徵感茲風木難期遂捐榮祿
惟母是依是時鶴徵弛擔毘陵鑛亦解組越士課耕

千里鄱陽思我道徵向在浙吳猶挹前旌今隔三方
何時合并前歲道徵起南廷尉鶴徵等二人相起亦
繼皆官留都聯鑣臺寺如劍斯合其快曷既豈我道
徵仍執前義尋陟司空弗暫屈志鶴徵等潟懷徒爲
虛冀然雖弗起　單典有移爰及乃翁并祖是推矯
矯我母象服有輝諸子跪獻觴膝前果怡壽域斯開
大耋行躋天意如何乃慶弔相隨弔雖隨慶慶仍玆
至賜瘞臾祀令甲斯在蓍有待焉有修其賚作閭里
光錫孝子類鶴徵等世交猶子同情柬帛遠將爰陳
鄙誠俯仰昔今均此哀榮